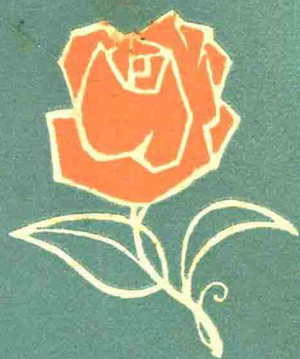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4卷 4-6

1923

小說月報

第十四卷
第四期



文藝雜論..... 俞平伯
淡漠..... 西 歸

南 華..... 鄭振鐸
小 愛..... 章 與
愛 小..... 葉紹鈞
無..... 龍溪生
達..... 孫 夢
初..... 落華生
舊..... 秋河之
中國的歌曲..... 梁宗岱
西 歸

小说月报 第十四卷 4—6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4(2)

定价：2.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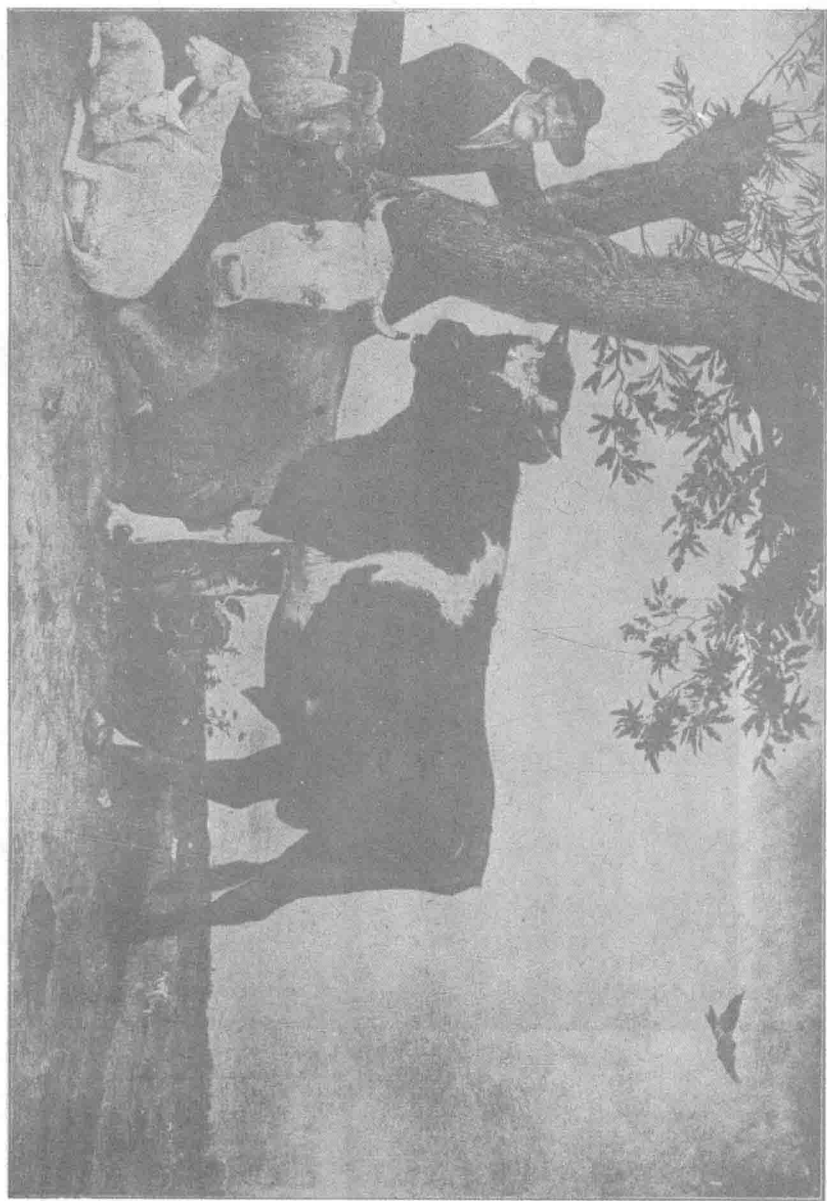
“一道光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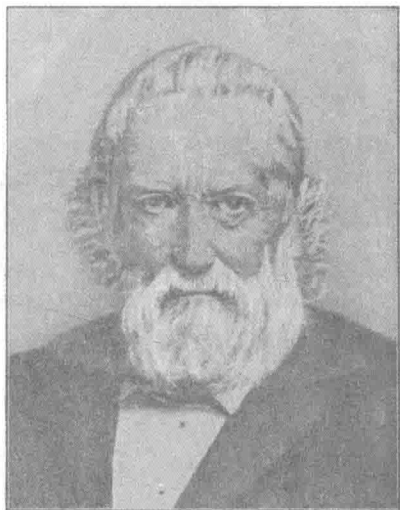
Th. von Cederström 作



作一抱陳

堤蘇之雨





史托姆 (Theodor Storm) 像

——史托姆 (1817—1888)

生於德國北部。他是一個很好的抒情詩作家，又是一個小說家。他的小說裏也都充滿着詩意。他的著作已譯成中文的，有意門湖一書。他的聖郁根院中一書，也將在第六期的本報上登出。



乞斯脫頓 (G. K. Chesterton) 像

——乞斯脫頓 (1874 年生)

爲英國現代的一個很著名的批評家。他的著作很多，在最近出版的各雜誌上也常常有他的論文。但在中國還沒有人介紹過他的作品。

小 說 月 報



第 十 四 卷

第 四 號

卷 頭 語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小說月報

第十四卷
第四號
目錄

卷頭語

朱自清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華生

文藝雜論

俞平伯

小銅匠

葉紹鈞

舊痕

梁宗岱

肉色的沙塔

王任叔

淡漠

西諦

梅脫靈與青鳥

傅東華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

愛與憎

蘭燭生

畢業後

孫夢雷

夢

冰心女士

奧國的現代文學

章興

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學

佩章

丹麥現代批評家勃蘭特傳

鄭振鐸



詩

銀灰色的月(十四首).....

詩人的心.....

淡霞.....

淚之祈禱.....

中夜.....

冬天.....

英雄.....

小詩(三首).....

心理.....

落花.....

野外.....

王任叔

陳開銘

楊鴻杰

徐雉

陳叔屏

陳叔屏

周仿溪

王學通

眇世

葛有華

葛有華

交易

波希米亞 捷克著.....

沈澤民譯

星期日

劉師儀

初戀

法國 巴比塞著.....

GF女士

達姬娜與其姪

俄國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黃昏

(長篇).....

王統照

國內文壇消息

記者

遺失物

肖純

讀後感



海外文壇消息

葉紹鈞君的「歸宿」……………顧鈞正
顧一樵君的「孤鴻」……………梁俊青

顧一樵君的「孤鴻」……………張鶴羣
鳴唐君的「信之魔力」……………龔登朝

沈雁冰

(二六五)曼殊斐兒

(二六六)西班牙文壇近况

(二六七)愛爾蘭文學的新機運

(二六八)捷克雜訊

讀書雜記

何與底……………(予同)

合生……………(韻剛)

玉函山房輯佚書……………(西諦)

樂府……………(韻剛)

碩人……………(韻剛)

史記南越尉佗傳贊……………(予同)

中國的戲曲集……………(西諦)

詩序……………(調孚)

道情詩……………(韻剛)

通信

最後一頁

一道光線(三色版)……………Th. jon Cederström 作

雨之蘇堤……………陳抱一 作

續……………P. Potter 作

插圖

德國詩人及小說家(史托姆)像

英國現代批評家(乞斯脫頓)像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華生

●給誦幼

(一)不能投遞之原因——地址不明退發信人寫明再遞

誦幼我許久沒見你了。我近來患失眠症，夢魂呢，又常困在軀殼裏飛不到你身邊，心急得很。但世間事本無容人着急，底餘地越着急越不能到，我只得聽其自然罷了。你總不來我這裏，也許你怪我那天藏起來，沒有出來幫你忙。底緣故呀，誦幼，若你因那事怪了我，可就冤枉極了！我在那時，全身已拋在煩惱的海中，自救尚且不暇，何能顧你？今天接定慧底信，說你已經被釋放了，我實在歡喜得很呀。誦幼此後須要小心和男子相往來，你們女子常說「男子壞的很多」，這話誠然不錯，但我以為男子底壞，並非他生來就是如此底，是跟女子學來底。誦幼，我說這話請你不要怪我，你底事且不提，我拿文錦底事來說罷。他對於尚素本來是很誠實的，但尚素要將她和文錦底交情變好，更親密的交情，故不得胡亂獻些慇懃呀。女人的慇懃，就是使男子變壞底砒石。我並不是說女子對於男子要很森嚴，冷酷，像懷舊待人一樣，不過說沒有智慧底慇懃是危險的罷了。我盼望你今後的景况像湖心底白鶴一樣。

●給貞蕤

不能投遞之原因——此人已離廣州

自走馬營一別，至今未得你底消息。知道你底生活和行腳僧一樣，所以沒有破旅愁底書信給你念。昨天從杭香處聽見你底近况，且知道你現在住在道里，不由得我不寫這幾句話給你。

我底朋友，你想北極底冰洋上能夠長出花萼蒲，或開得像尼羅河邊底黃蓮來麼？我勸你就回家去罷。放着你清涼而恬淡的生活不享，飄零着找那不知心的「知心人」，為何自找這等刑罰？縱說是你當時得罪了他，要找着他向他謝罪，可是罪過你已認了，那溫潤不撓如玉一般的情好豈能彌補得毫無瑕玷？

我底朋友，我常常想着我會用過一管筆，有一天無意中把筆尖誤燒了（因為我要學篆書，聽人說燒尖了好寫），就不能再用他。但我很愛那筆，用盡許多法子也補救不來，就是拿去找筆匠，也不能出什麼主意，只是教我再換過一管罷了。我對於那天天接觸底小寶貝，雖捨不得扔掉，也不能不把他藏在筆囊裏。人情雖不能像這樣換法，然而我們若在不能換之中，姑且當做能換，也就安慰多了。你有心犧牲你的命運，他却無意成就你底願望，你又何必我勸你早一點回去罷。看你年少的容貌或逃鏡影中，在你背後底黑影快要闖入你底身裏，把你青春一切活潑的風度趕走，把你光豔的軀殼奪去了。

我再三叮嚀你，不知心的知心人，縱然找着了，只是加增懊惱，毫無用處底。

(未完)

文藝雜論

俞平伯

(1)

藝術底藝術和人生底藝術這場爭辯，以前是很熱鬧的，但現在回想起來，有些不免詞費。為什麼呢？一則因他們拿來攻擊敵人的，便是自己常犯的毛病；二則他們每每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對方底真意所在，而無的放矢。以純藝術論者自居的人，既誤解「人生底」作「為人生的」，以「為什麼的文藝」來定敵人底罪名，但他自己却又喜歡說「美是藝術底鵲的」，「藝術為藝術而存在」着，這豈不是自己打嘴。如為着玄秘的美，一種藝術底方式，而創作文藝；他底毛病正和教訓主義不相上下。在那一方呢，人生藝術論者，既知道對方底大病，在於注重一個虛空曖昧的概念，而忘記了生活底事實；但他們有時偏受另一個虛空，曖昧的概念底束縛，什麼人道主義，「向民間去」這種口號，（如能真實做去，便不是空虛的概念了）也把生活撇遠了，這個光景，正應俗語所謂，「有嘴說人家，沒嘴說自己」，說得古典一些，便是「目能見千里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眉睫」了。

(2)

不但這種爭辯是沒有真意義的，即所謂「文學是貴族的或是平民的」這個問題；如不先把意義分析清楚，像以前我們籠統地爭論，也是白費唇舌。我們試想，「貴族」和「平民」這兩個詞，是否能處處適用於文學底批評？這些本是從政治社會上，借來作形況詞的，如不把意義重新估定，決得不了什麼正確的論辯。我先把這兩個詞在文學上應用底困難這個光景說明一下。我們用這兩詞底第一個解釋，是指文藝中表現的生活，反應底不同而言。如照這樣解法，誰也不消爭辯，誰願意做平民的文學，誰先得去生活着平民的生活，不要在小花園中儘看着他們冷笑，或看作兩句，因襲的感歎。換句話說，平民文學底實現必得文學家生於民間，至少亦得文學家投入民間。這不是空言的事，要緊的是下手幹去。發了「向民間去」這個號，跟着就得「開步走」；否則從行為方面是「自欺欺人」，從功效方面是「守株待兔」。

若從第二個解釋，則指的是讀者社會了解程度底深淺，圍範底廣狹而言。換言之，即以文藝底感染力底強弱，而

判定是貴族的，或是平民的，這種解釋，應用上頗有些麻煩。第一，我們要問，感染力到什麼程度方是貴族的？到什麼程度方是平民的？這個標準，請問如何下法？若得不了數量的標準，我們有何神力去分別他們？第二，所謂文藝底了解本有兩層，一方是文字上的，一方是內容上的。如內容和文字底感染力相類似，則還較簡單一些。如內容和文字底感染力不同，則更不易分辨。譬如中國有許多古詩，到了現時所以不能通俗，並不是由於實質之不易了解，却因為文字太艱深了。又如流行的詩，每每用的極明淺的口語，而仍不為一般人所了解。（一字或一句他們是了解的，他們只是把捉不住全篇底主旨。）上述這兩種，究竟那一個應當列入貴族的，那一個列入平民的文藝中？第三，即使模模糊糊的，以為了解底程度和範圍亦可以考量。（依第一點說，實在並得不到標準。）但依現在的社會狀況，了解實不當作為文藝批評底準則。清楚一點，就說以現在論現在，能得一般人底了解的作品，不必定是好的文藝。這為什麼呢？我們要明白文藝與民衆底隔絕，並不是全由於文人故意撇開民衆，原因有兩個：（1）文人成了特殊階級，既不生於民間，亦不想向民間去。（2）民衆受不到教育，不能有享樂富，有文藝趣味的生活。由第一因說，我們應當照我們所說的幹去；

由第二因說，我們應當作社會改革的活動。至於離開生活底事實，只空想要去努力——有所為而然的——創作一種為民衆了解的文藝，非特是不可能，且亦無益的。我有過這麼一個幻夢，現在漸成陳跡了。

若不認定文學只是生活底表現，離開生活便無從去改造文學；則無論你用那一種解釋，無論你如何斷定，（文學是貴族的或平民的）總逃不了一個危險，就是「外加目的」的危險。不但勉強做出一種沒有人懂的文字，或是一種人人能懂的文字，是欺人眩世之談，即以後採用平民生活為題材，也仍是裝門面的話。我們要記着，所謂到民間去，並不只是去觀察、游玩，是要去生活着。若不能把自己投進民間底生活去，而想為文學開一新疆土，終久只是一個好夢。我們何嘗沒有到過鄉間去呢？但僅僅是去，僅僅是當把戲似的看，（即憑賴觀察亦得精密地去觀察）所得的結果，只是外面的描摹，不是裏面的反映。不然，描寫平民生活的作品，在現今文壇上並非絕對的沒有；何以我們讀時，不生出一種新的趣味呢？我們喜歡把事情看得太簡單而容易了。我們現在於其唱「向民間去」底高調，不如切實實從我們自己起作生活底改造。所謂文藝底新根基——建設於真實、普遍的人生上面——最初的一步便是我們

底生活底改造；再進一步，要使民衆得接近文藝，（不是做出什麼爲民衆的作品），惟有我們幫着他們——給他們以機會——去一點一點的改善生活。

(3)

我有些偏僻的見解，或者是錯的也未可知。第一，我信文藝是「無鵠的」的，「爲什麼」在這裏只算個愚問。這話說來甚長，現在亦不能詳說。從近處講起，我們先問，創作文藝底時候，當真有鵠的沒有？自然，有人說是有的，什麼呢？（1）作者自己底享樂，安慰。（2）他底感染，這些粗粗看去，似乎是不錯的，而其實並不相干。依我底經驗，當下筆以前——每次都是如此——並未嘗有一個明晃晃的鵠的懸在前邊，只是一種暗昧，朦朧的壓迫，使我不得不如此罷了。換言之，創作底力是推着的，不是拉着，的所謂享樂，安慰，感染，只是自然而然的結局，影響，不能誤認爲創作時底動機，鵠的，譬如生物適應環境因而生存着，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我們不能以爲「生存」是他們活動底鵠的，更不能說是他們活動底動機。再說遠一點，汎觀生物界上本無最後的鵠的存在，只是無所爲而然的盲動着，人生不免同受這個支配，我們既承認人生只是如此，又承認文藝是人生底表現，怎麼會有什麼目的可尋？無目的的人生，正應當有無目的

的文藝來表現他。到我們找着了人生底目的果何在，然後再來談什麼是文藝底鵠的罷，我信「生」是無「鵠的」的，所以我永不願談文藝底鵠的。我覺得一切的鵠的，全是外面加上了，不相干；不但不相干，且能損害文學之花底根株。盲昧已可憐，加上一重桎梏使不知盲昧何所在，在短短的人生，豈不更可憐了！這也不獨於文藝界上是如此。

(4)

第二文藝在創作一方面看，是無標準，價值可言，但在批評一方面是不可免的。我不信文藝是有本身價值的，他只有社會的價值。（見詩第一卷，第一號中一文）價值是社會學，經濟學底用語，在文藝批評方面本來只是借用，所以說有離開社會效用的價值，簡直不成話，且也使我一點不懂。我不知道這種本身的，玄之又玄的價值，應如何考量？我不能信沒有考量底標準，而可以估定作品底價值。這全是自欺欺人的瞎說。

我們既找不到人生底鵠的何在，亦找不到文藝底鵠的何在，如何能得着絕對的標準。所以一切標準，自來在文藝界上流行的，都是應批評底需要而起，與創作文藝毫無干涉。批評即是要把作品底價值來估定；但估定價值至少得有一個標準，彷彿買東西，不能沒有衡度。但這些衡度，標